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平南  
第十回 露機謀傳書得禍 明陷阱奏本伸冤

詩曰：天機文曲佐君王，大宋稱忠萬古揚。  
鐵面無私奸佞畏，丹心報國重綱常。

當時楊文廣與包爺見禮畢，坐下。包爺呼聲：“楊將軍，今日到來，有何見諭？”文廣說：“晚生輩今日到來，因有一件機密事與包大人商量。”說罷，在袖中將孫振的私書遞與包爺。這包爺接過一看，說：“楊將軍，此書乃孫振與馮太尉的家書，如何算得機密事情？”楊將軍就將前事說知，兩個家人已經帶到。包爺一想，說道：“孫振家人寄書，內裏夾著本章與馮拯，上面封皮寫著機密大事，不可與別人觀看。其中定有些緣由，怪不得楊將軍起疑。若然你我拆開同看，果有奸謀不軌之事，就不相乾了；倘是他家閒言，不關國事，恐馮太尉見怪了。若不追究此書，不怕誤了國家大事。”

左思右量，又對文廣說道：“如今孫振這封書，皮上雖如此寫的，但不知內裏何詞，倘果是他家書，不關國事，你我也不相乾；若不拆看，也是不穩。今有一計，將軍暫退後堂，又將孫振兩個家人藏過，待老夫打發家人去請馮拯來，將書拿出，強要他拆看。如果是他家書便罷了，若有關朝廷，即時拿了這封書，你我上朝啟奏聖上，豈不公私兩全？”楊將軍說：“包大人高見不差。”即時傳命出府，門首楊府家人不必伺候，俱已回去。

此時包公差人將王受、李四帶入後堂，又命家將拿上名帖相請馮太尉。這家丁一直來到馮府，投遞名柬，傳說：“我家老爺在府立候大尉商量一大事，即可起駕，勿延為妙。”包拯一見家丁傳遞此柬與轉述包公之言，便吃了一驚，說：“這包拯素不與人交接，如今邀我何事？”不好推辭，只得吩咐家丁備了大轎，帶家將數十員擁護而來。此日太尉一路思量，摸不著緣由，不覺到了，早有家丁通報，包公吩咐：大開中門，迎接進大堂相見。札畢，家丁遞茶。馮太尉開言呼聲：“包大人，多蒙見召，有何見教？”包爺見問，冷笑呼聲：“太尉，只因你的令婿孫振在邊廷外寄有一封書回來，這寄書之人今日到下官衙門來叩首，告說太尉私通外國，為不忠於君。是以奉請前來判明此事。”說罷，將書拿出遞與太尉。

馮拯聞言，大驚失色。原來此話乃包公試探他的，當時馮太尉連忙接書一看，封皮上面寫著：“此書謹投往馮太尉府中，與岳丈親拆。其中乃機密大事，不可與別人觀看。”太尉看罷，暗暗著驚，抱怨於女婿。包公見他驚駭，拿著書只管沉吟不語，便呼聲：“太尉，因何手拿此書，緊緊無言？你女婿在邊關通了外國，與著太尉一黨勾連，已有出首之人。今日事已敗露，明早我與你上朝面聖，任憑聖上主意如何？”太尉聞言，呼聲：“包大人，下官有小婿鎮守邊關，蒙天子洪福，焉敢行此滅門之事？就是下官，身受王恩如海，怎肯與婿勾連？這事一定是仇家誣賴，假造此書來陷害於我翁婿的，望包大人詳察，如何？”包爺說：“下官也是疑心難定，故請太尉前來一同拆此書，兩家觀看，便知真偽了。”太尉聞言，低頭一想，說：“這黑子好不厲害！絲毫作不得人情。若不拆此書同觀，定然不允，倘拆開內裏真有私通外國謀反之言，怎推卸得脫？”罷了！如有謀反之言，不若如此，方始可以保全性命了。”主意已定，只得將此書展開，一同觀看。上寫著：

書奉大尉岳丈大人尊前：向日小婿叔父被誅，仇為狄青，祖父身亡，冤由狄廣，三世仇冤，深如淵海，岳丈不述盡知。小婿屢思圖報，奈彼勢大封王，實成妄想。今被女將施法移營，被困高山，料已危急。茲差劉、張二將回朝取救，到關卻被小婿用酒灌醉，囚禁南牢。今上本奏他按兵不舉，將降南蠻；劉、張二將私自回朝，現已被獲。懇求岳丈將本上達天顏，鼎力夾攻，除卻狄青，得雪三世仇冤，則存亡感德汪洋矣。難逢機會，伏乞留神。密書投達，拜候佳音。

包公看罷，大怒說：“原來太尉竟與令婿勾連，陷害忠良，要誤國家大事！”太尉此時嚇得面如土色，說：“包大人休得胡疑！下官翁婿實無此事。必然仇家憎惡，故設此毒計暗害的。”包爺冷笑說：“現今人賊兩獲，大尉你還強辯，明早在駕前便見明白。”太尉聽了，將密書、本章收入袖中說：“既然大人要面聖，老夫明早在朝房伺候吧。”吩咐家丁，正要上轎起身了。包公怒道：“老馮，你想拿回書去，明日在天子駕前糊塗抵賴麼？我包拯只有頭可斷，奸不可留。漫說你是太尉權臣，我要作對，就是王親禦戚，且多不容情。”吩咐關了府門，不許放走誤國奸臣。家丁即把府門關上幾重。太尉見此光景，料得難以挽回，必要天子駕前奏知，不如將此事推卸在孫振身上，我身洗清再作商量。只得放下笑臉，呼聲：“大人，何必動怒？孫振這奴才雖然我的女婿，做此不忠之事，我肯隨他？明日面見天子，差人前去扭解回京！”言罷，在袖中取出書、本交還包公。便說：“包大人將這書做個憑據。明朝上本，你我出頭。”

包公接回說：“太尉，雖然如此，你還未必全信，今已將令婿的家人帶至了，須要審問明白，方知不是仇家陷害的。”吩咐傳三班衙役排堂伺候！一言未了，楊文廣又到。包公一見，呼聲：“楊將軍來到正好，你與太尉一同到大堂上審問這孫家人，免得明日面見天子，兩下含糊抵賴。”文廣說：“我也不明何事，但奉陪二位大人吧。”太尉無奈，只得隨行到大堂。一聲雲板響，包公升堂，府門大開，三班衙役侍立，像活閻王殿一般。又命帶出孫家人兩個，那王受、李四一見，膽戰心驚，跪下說：“襄陽李四、王受叩見大人！”包爺喝聲：“膽大的奴才！焉敢私傳密書，陷害忠良！快把實情供上，免受重刑。”二人呼聲：“大人在上，小的奉命聽差。不是自主。內裏緣由，小人如何得知？求大人參詳。”包爺發怒說：“你是奉命所差，不知情由，孫總兵將劉、張二將用酒灌醉，收在囚牢，你難道亦不知？”吩咐拿頭號夾棍來！左右一聲答應，正要動手，二人忙呼：“大人息怒聽稟！小人一日聽得來了劉、張二將軍，稱說狄王爺困在高山，差二人上汴京討救。是晚孫老爺與他吃酒，次日聽說拿下南牢，說是臨陣私逃之犯。即時打發小人寄書與太尉，豈知到此衝犯著楊將軍馬道，被拿下搜出密書，送到大人公堂上。此非我二人私事，望乞大人開恩。”包爺聽稟，即命書吏將二人口供錄明，已畢。吩咐仍將他二人押下監禁了，聽旨發落。此時包爺離位，呼聲：“大尉與楊將軍且暫各回府，明早上朝相會如何？”二人無語，相辭去了。太尉回到府中，一夜思量，此事只好推在孫振身上，就可抵賴了。

到次日五鼓上朝，早有文武在朝房等候。不一會，天子臨朝，文武同參已畢，只見包爺俯伏，天子傳旨平身賜坐，包爺謝恩坐下。仁宗天子說：“包卿有何本奏與寡人？”包爺離坐奏說：“襄陽孫振總兵，差人上本，事關重大，老臣不敢隱諱。有本求陛下龍國觀看。”將本呈上，仁宗接本，看罷大怒，說：“誰知狄青往邊關按兵不動，妄差人奏捷，虛耗軍糧，縱眾三軍好淫婦女，軍民受害，將已叛降。劉慶、張忠臨陣私回到襄陽城，幸虧得孫振拿獲，不知作何究竟。如此欺君誤國之臣，若不早除，終為後患！”包爺聞言，又呼：“這本不足為奇。還有一書更見相反之奇。”說罷，又將書呈上。仁宗看罷，大驚說：“包卿，孫振本上說狄青按兵不動，將投降敵人，因何這書又說被困高山，女將施法，特差二將回朝取救。孫振要報仇，用酒灌醉二人，已收禁了，托馮卿奏朕？好生不明，卿且奏來。”

包公就將楊將軍拿到孫家人審問的口供呈上，天子大怒說：“此賊擅敢欺君作弊，暗害忠良，若無楊卿拿獲，包卿稽查，險些屈害功臣，誤了軍國大事。”傳旨立拿馮老賊，再差人到襄陽拿孫振舉家進京，一同治罪。旨下，即將太尉去了衣冠，馮拯大呼冤屈。仁宗大罵：“老奸賊，你翁婿勾連，蒙君作弊，罪重如山，該滅滿門，還敢在朕前叫屈！”大尉呼聲：“陛下開恩！容臣細奏，死也甘心。”天子開言傳旨，放他轉來。跪下奏說：“臣婿孫振，素日為官不仁，心歪意毒，幾番訓勸，不但不聽，反因諫成仇，至今音問不通。誰料他今又心懷不善，差人上本，暗寄私書，未到臣門，已被楊將軍拿下。累及老臣，皆由此賊。老臣身居閣府，深沐皇恩，焉敢欺君誤國？今日我主盛怒之下，豈不屈了老臣麼？臣一死何足惜，只是冤屈無伸，遺臭萬年，痛恨不已！”仁宗是仁慈

之君，聽他言詞懇切，向包卿說：‘朕想他未必知情，一時猶恐屈錯於他。不如待解到孫振審問，然後正罪吧。’即時傳旨，暫發天牢。太尉欲要強辯，惟恐包爺在駕前想出不好計來，反性命不保。不如暫下天牢，差人通知孫振投了南蠻，無人對證，可全性命。不知後事若何，下回分解。